

春草



春 草

展 鹏 著

作家出版社

春草

展鹏 著

出版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山东和平印刷厂

发行:作家出版社发行部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13

字数:250 千字

版次: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500 册

ISBN7 - 5063 - 1481 - 9

定价:20.8 元

序

蒋子丹

这是一本关于兵的书。它的作者展鹏是一个军人。

严格说，展鹏的军人身份早就成了历史，如今他已解甲从政，成为海南省某县的县官儿，但我还得说，这是一本由军人写出来的书，假如其作者不是一个军人，他大概写不出这样一本书。当然，或许正因为展鹏曾经是一个军人而现在不是了，才使他的这本书能更真实地反映兵的生活，更像一本由军人写出的书。

我不知道展鹏坐在县委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是什么样子，反正一直到现在，一提起这个名字，我能联想起来的还是那位身着迷彩服，腰挎手枪，星目剑眉，说话总像在喊口令的坦克团长。好几年前，省作协一行人到展鹏的部队去访问，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就是这么一副打扮与作派，要不是有人马上作了介绍，我说不定会以为这是某部电视剧里的角色在纪实性表

演呢，可见展鹏多像一个军人，而且是一个标准得可以上舞台的军人。

后来，展鹏拿出他写的一篇散文，记得大约是一篇游记，写他休假期间在南丽湖泛舟的感受，通篇华丽的词藻透着对桨声灯影里大都市生活的由衷艳羡，看了叫我怎么也跟展鹏团长的形象对不上号。初次交道，不便把话说得太直，只是客气地给他提了些建议，主要意思是既然身在军旅，何不多写兵营里的事情，而且行文切忌过于雕琢。展鹏点头称是，说是等有了时间，肯定得写，而且一定要写得真实，我也姑且听之，作为一种对编辑意见的表态，哪个作者都会这么说。往后，除了通过一两次电话，几乎没有联系，只知道展鹏团长转业之后当了地方官，后来又升了官。再往后，就收到了这厚厚的一叠打印得很整齐的稿子，以及展鹏托人再三转达的请我作序的要求。说实在的，翻开稿子的时候，我真对完成这个任务毫无把握。

展鹏又一次让我感到意外。

首先，这本书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军人，在和平年代，有过这样经历的军人实在不多。在这本书中有不少篇幅而且是最感人的篇幅，是他在硝烟与炮火的包围之中，在战友伤痛与垂死的呻吟环绕之下，趴在坦克车里的工具箱上写成的，有这样经历并还有着这样的用心与表达能力的人当然更少。再者，比起他上次给我看过的那篇很有些矫情的游记，这本书的文字粗犷豪放，有的细节甚至于有些粗野，却是

把兵的烦恼，兵的直率，兵的幸运与不幸，再现得如此真实，简直真实得叫人担心。在这个空话和套话、功利和势利，矫揉造作与油腔滑调充斥了文学的时代，有着这等逼人真实的文字，更是少而又少。尽管它还不那么老练，也称不上有多少技巧，说不定个别地方还有点生硬，但是我相信当读者被它的真情实感所征服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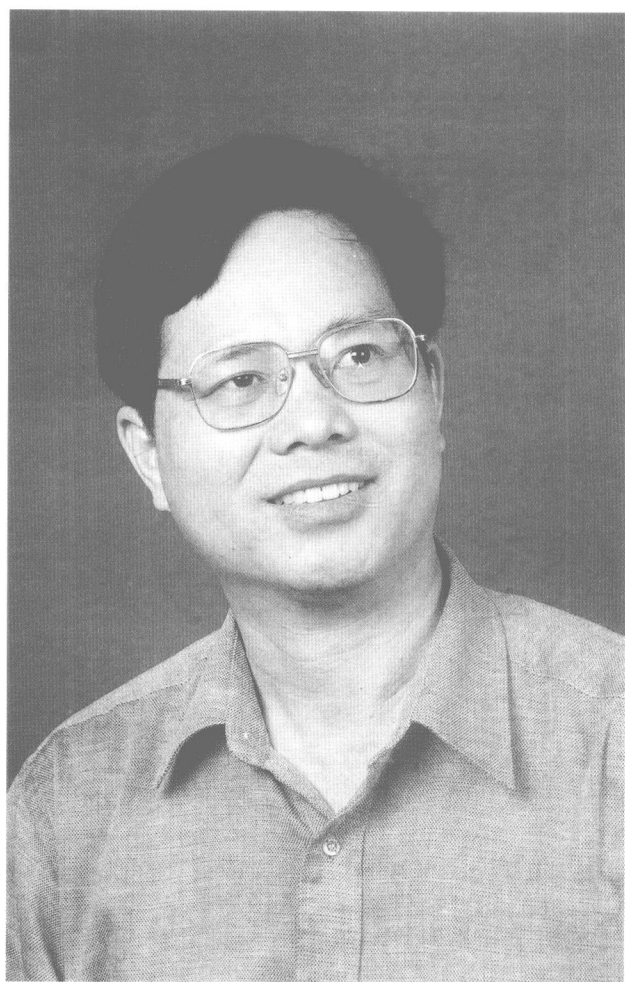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意外。

我希望那篇游记留给我的印象，完全是对展鹏的一种误解，至少当我合上他这部稿子时，心下已经认定了这一点。

作者简介

展鹏，原名植展鹏。广东省广宁县人。1952年出生，17岁参军，华中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。历任广州军区某坦克团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参谋长、团长。1996年转业，任中共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常委、宣传部长，1998年起任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。

从事业余创作始于八十年代中期，著有散文集两部，小说、报告文学共计六十万余字，作品所展示的其实是作者的精神幻觉和生活的原生态。中国作家协会海南分会会员。



目 录

1	序·蒋子丹
1	一、练兵红水河
61	二、香港日记
99	三、春草
159	四、穿越死亡地带
235	五、新兵连
313	六、风尘人记
379	七、三色乡
395	八、后记



练兵红水河

红水河位于西南边陲，长 430 公里，宽 300 余米，西南流向，像条蛰伏暗哑的巨龙。河水清碧、温顺，默默地流淌着漫长的岁月；河面渔舟鸟儿嬉戏，两岸一派和睦相邻、唇齿相依的和平景象。18 年前，我离开北方一座稔熟的军营，随连队紧急开赴红水河畔，在景色迷人而又陌生的河岸丛林里扎下了阵营。

连队在红水河畔驻扎了 20 天。有一个人伍不到半年的新兵，他是我坦克上的二炮手，负责给火炮装填炮弹，名叫梁子，才 17 岁。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好像庆幸自己穿上军装就遇上了战争。梁子和排里 12 名战士住在一个帐篷里，床铺紧挨在一起。临战训练相当残酷，官兵们都往死里练，尽管大伙儿练得浑身软不拉叽，骨节儿疼痛，但还是眼巴巴地盼着上火线。晚上，老兵们都默不作声，眼睁睁地躺在床铺上，屏着气息听着并不遥远的枪炮声。梁子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使着剪刀红纸做大红花。他天真地对我说：戴着红花上战场，一定能杀敌立功。梁子很想戴着大红花回去见母

亲。他母亲住在北方一个大山里。

命运之神捉弄了他，连队来到红水河不到一礼拜，团部就把他送回后方去了，因为他考上了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。临上车时，他郑重地把那朵大红花挂在坦克炮口上，然后哭着扑入我的怀抱，很动情地说，排长，你可要给我写信，告诉我战友们练兵打仗的新鲜事啊！我安慰他道，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你安心读书吧。他就这样和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了。

梁子走后 15 天，连队就上了战场。梁子大学毕业后，没有分回连队，安排去了总部某科研单位，在一次执行援外任务中，遇上了车祸，永远留在了异国。

我在部队呆了 23 年。岁月无凭，往事蹉跎，我把梁子的叮嘱给忘了。

终于，我脱下了戎装，分配在一个偏僻的县城里谋事。渐行渐远的往事，无所作为的日子，让我拾起了梁子的叮嘱。愿我这一组小文章，陪伴着梁子，以及梁子走后 27 位光荣牺牲的战友，在神圣的天国里，相聚在长眠中。

一、急行军

火车行驶了五天五夜，终于在一个名叫王田的小站停下来。坦克开下火车，官兵们纷纷钻出炮塔，用力拍打落在身上的灰尘。连长把干部召到他身边布置任务。

天刚微亮，寒风割目。连长拧亮手电筒，照着 1:5 万的军用地图，扯着沙哑的嗓子说，待会就要急行军



了。行程 120 公里，过河上山走小路，这鬼路不好走啊，车距要保持在 100 米以上。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。

连长布置完任务，各排就紧张地检查车辆技术状况。驾驶员苏小兵打开油箱盖，将油标尺子插入机油缸，然后拔出来，眯着眼睛看了看，对我说：排长，机油的颜色变白了，我担心会烧坏发动机。我早就预料到了，却还是很自信地对他说：“赶到红水河换新机油，坚持就是胜利。”

话说得不慌不忙，但我心里还是发麻，因为上火车前，坦克加的机油都是 70 年代生产的，绝大部分质量不合格。望着一桶桶油光可鉴的机油，连长觉得全部扔掉太可惜，只好让兵把好的与变质了的掺和着加入坦克里。副连长发牢骚，问团后勤处，答复说，他们也没办法，仓库里就这些货。油料助理员还推诿说，师油料保障连设在红水河，他们有好机油。到了那里，你们找他们去吧，我们管不着。机油不合格，极容易烧坏发动机。谁的坦克要是在半路上出了事，谁就自认倒霉吧。

“没事吧？”连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。“暂时没事。”我回答。“刚才左眼皮跳了一阵子，我担心路上出事啊！”连长愁眉苦脸地说。

我大智若愚不作声。指导员走过来问：“战士们的情绪怎样？”“没挡的！”我胸有成竹地回答。“其实，急行军没啥可怕的，百把公里 3 小时足够了。”指导员对我说，也似乎对连长说。

坦克轰鸣，铁流滚滚，我们上路了。

一会儿，坦克就钻入了群山相夹地带。32 吨重的坦

克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，凹凸弯曲的沙石路，使坦克像小船行驶在波涛上，一会儿抛上浪尖，一会儿跌入深谷。我紧紧抓住炮塔的扶手，低头弯腰，时刻提防着撞上头顶的装甲板。双脚紧紧靠拢，顶紧铁踏板。坦克低速行驶，发动机沉闷得似喘息的牛。装甲板热得烫脚。强烈的柴油味刺激着眼睛，要边擦眼泪边转动潜望镜，才能看到前面的坦克。太阳像只红桔子，落入潜望镜里，上下左右地滚动。仪表显示，道路倾斜 37°。

坐在我身旁的一炮手，边抹眼泪边“哗哗”地呕吐。一股强烈难闻的味儿冲鼻而入。过了一阵子，我也顶不住了，喉咙直吐酸水，肚子猛地往里一收，“哗”的一声，把早餐吃的 2 碗面条全吐了出来。吐完，手脚就软了下来，身上所有的关节像全散了架。我心里直抱怨这鬼山路折磨人。

我在电台里吓唬连长说，我快要晕过去了。连长回答说，你就是死，也要死在红水河，不到梁山非好汉。

坦克像条铁色巨蟒继续前进。涉过一条小河后，坦克停在一座大山下小憩。发动机一熄火，兵就爬出坦克，四脚朝天地躺在草地上。大家望着眼前云雾缭绕、峰峦顶天的大山默不作声。山里的深秋恬静如禅，植被成了季节的装饰物，鲜红的太阳注视着我们。官兵们吃了饼干，喝了开水，又上路了。

我们翻越的大山叫春姑山，山势的险峻，是我们从没有遇见过的。一条简易的公路，修在峭壁上，像鸡肠子一样弯曲细窄。路面坑坑洼洼，泥多沙少。坦克以每小时 20 公里的速度行驶，坦克间的距离拉到了 300 米。

转弯时发动机制动箍发出的“咔咔”响声，骇得人心惊肉跳。沉重坚硬的履带把路面碾成粉状，扬起一条长长的黄龙。坦克像摇篮在剧烈地摇摆，稍不小心就会冲出路面，跌入深谷。

大概是注意力太集中，心情紧张的缘故吧，上山一小时，下山一小时，颠簸得使人腰椎骨疼痛，可全连竟没有一个吐的，只是大家的脸面都呈暗灰色，表情僵硬，好象老了10岁。

正当我们庆幸安全翻越大山时，前面的坦克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心里想，不妙了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果然，前面的电台传话来说，二排的“203”坦克在岔路口，撞上了一辆自行车，把一个上集市办嫁妆的姑娘撞死了。我焦急万分，立即跳下坦克往前冲去。我到达现场时，连长也赶了回来，他铁青着脸，在给血肉模糊的姑娘盖上一张白床单。

现场惨不忍睹。几十吨的铁家伙，拦腰撞上去，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飞出路面20米远，车头车尾弯曲着贴在一块儿，肉嫩嫩的姑娘横卧在路边。

我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作声。我掀开白床单看了看姑娘。那姑娘脸庞很是美丽，眉毛浓黑，鼻子挺直，一双眼睛紧紧闭合着，脸侧贴着地面，似乎在倾听着大地的呼唤。

连长当机立断，留下副连长处理事故，坦克继续赶路。路上，兵们显得更小心了。连队提前7分钟赶到了目的地。我们到达红水河不久，副连长的汽车也到了。连长瞪着惊奇的眼睛问：“事故都处理好啦？”“处理完

啦，我们赔了 3000 元。民政局答应给她的弟弟安排个工作。全靠当地政府帮忙啊！”副连长端起军用水壶“咕咕”地往嘴里倒凉开水。

连长很惭愧地说：“教训很深刻，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报答人民啊！”

“203”坦克驾驶员是个老兵，湖南人，刚结婚。要是平时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驾驶员是要从严处分的，由于打仗的原因，连队党支部决定不追究个人责任。驾驶员觉得对不起姑娘，对不起姑娘的父母，心里很内疚，当天夜里，抱着吉它在河边边弹边哭。连队没有一个人去劝他。连长说，他心里闷着哩，让他哭出来吧。

因为这事故，连队一连几天活跃不起来。

直到如今，那美丽的姑娘还时常闯入我的梦里。醒来后，我只是对着西南方向呆想，没有勇气回忆那留下恶梦的情景。

二、伪装

连队到达红水河后，头件事不是吃喝，也不是睡觉休息，而是伪装。

坦克、汽车，还有炊事班、帐篷等一溜儿装备、家什在敌人眼皮底下，要藏得“地上看不像，天上看不见”，可真得用心良苦。

伪装这项课目我们练过，那是在没有敌情背景下练的。现在条件不同了，天上有卫星盯着我们，地上有特务日夜跟踪，稍不注意，连队就会暴露在敌人面前。虽

然连队隐蔽的区域内森林蓊茂蔽日，但时间紧，要求高，我们还是感到很棘手。

马达一停，我们就跳下坦克，在指定的地形挖掩体。山地有些坡度，土硬石多，一镐下去，“嘣”地镐头弹起来，火花闪耀。挖掩体是很讲究的。我们拼死地挖，兵都累得腰酸腿疼，大汗淋漓。足用了两小时，长方形的掩体才挖成。坦克开进去停稳，我们又手忙脚乱地给它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树叶，连炮管也捆满了杂草，看上去好像长了寄生的树。

新土很容易被人认出，还得给地面盖上一层落叶。连被履带碾开的地面，也重新铺上草皮，让路面完好如初。经过我们巧妙的伪装，路面上看不到一点儿履带碾过的痕迹。连长走近坦克，用挑剔的眼光左看右看，一刻钟也没发现铁家伙躲在哪里。我喜形于色地问连长，这回伪装够格了吧？

“真认不出坦克在哪了！”连长乐呵呵地说。“卫星也甭想发现我们。”我骄傲地说。连长说，别骄傲得太早，别的排不会比你们差。

我不服气，顺着山势看了二排三排的伪装，果真和我们排的一模一样，让人没法看出坦克汽车藏在哪，连平时最松散的炊事班也不示弱，藏在树枝搭起的小屋里，看不到闪闪放光的地灶，也看不见冒烟，只有走入厨房，才能闻到很有人情味的香气。

帐篷伪装难住了我们。眼看太阳就要傍山了，全连四个帐篷，也就是睡的地方，没有一个披上伪装。问题出在帐篷上。帐篷撑开后是圆的，四周陡直，没钩没

绳。树叶杂草放上去又滑下来。顶部更是一片叶子也留不住，露出白白的篷布，打老远就看个清楚。

大伙很懊恼。连长走到帐篷前，发愁地说：“大家没招啦？”我装作专心致志思考的样子，没吱声。

三排长抱怨说：“外军早就用制式伪装装备了，我们至今连伪装绳都没见到，研究所的老头吃了饭不知干啥的！”

“不要发牢骚了，我们还是想点办法吧。”连长不让三排长说下去。

“我有个土办法，不知行不行？”驾驶员陈胜底气十足地对连长说。

“你说说给我听。”

“用绳子织成伪装网，网上插上树枝、杂草和其它植被，然后被子般盖在帐篷上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是个好办法！”连长恍然大悟。

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上一个诸葛亮。办法不是有啦！”连长眉飞色舞。

“试试看。”我手一挥，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。

兵立即分头行动起来，找绳子的，砍树枝的，挖杂草的。绳子很是缺乏，兵找遍了3辆坦克，只找到两条米多长的麻绳。还差得多呢。我说搓些草绳，代替麻绳吧。陈胜和两个兵一听，立即放下手上的活，割来茅草，席地而坐，很像模像样地编起草绳来。

其它排见我们这么弄，也纷纷仿效我们，一时间，全连出现了十几个编草绳的“农男”。一阵子功夫，各排帐篷前就地躺了十几条草绳，那草绳松而不散，圆而